

沉淀的味道，涌动的乡愁

□张家鸿

在最新散文集《旧金山味道》中，刘荒田因味寻人，味道的久久萦绕，一再引诱他打开记忆的闸门，人之音容笑貌得以在脑海浮现。味道背后的人，不一定是味道的创造者，而是与这种味道产生这样那样关联的人。人与味道的连结，自然与纷繁芜杂的往事密不可分。

诺里亚格街的咖啡香与面包香，与擅长维修与装修的友人有关，他在这里演讲，震住一个个听众，而是每天必到的固定分享，演讲全程不收费，他只为了自己开心，听者当然更开心，听过之后收获颇丰。在“多多”咖啡馆，刘荒田曾与舜叔在没有雨的午后闲聊，他喝咖啡，舜叔喝港式“丝袜奶茶”，两人一道吃“钵仔糕”。在此遇见小个子的阿超，阿超不搭理作者的问候，自顾自夸耀外甥阿豪已考进哥伦比亚大学。在美国旧金山，与同样来自国内的亲友们于一家家餐馆、咖啡屋、酒楼里产生各种各样的交集，是刘荒田生命的一部分。通过这些联络、沟通，友情得以建立并巩固，或远或近的亲情感藉着孤独的内心，与此同时，一个个故事被打开，走进他的生命里，成为浇灌他内心干枯、润泽他内心躁动的养料。

“生命的精华消耗在‘饭碗’上，良可慨叹，谁不是这样呢？好在留下丰沛的记忆。”可以说，这本《旧金山味道》就是丰沛的证物，由此可知，丰沛并非往自己

脸上贴金的虚言。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，凭借双脚与双手，凭借自知无路可退也不能退的勇气与毅力，丰沛乃至丰富、丰满是一必然的。

以味道为切入点，以乡音缭绕、乡情难遣的人生为落脚点，因此，《旧金山味道》既是美食的，也是人生的。即人生诸多况味的斑斓多姿、彼此交织，以及难以形容。有时候，刘荒田只是如实写出，况味如何留待读者自己体会。

刘荒田既写出烟火人间的诸多面相，更刻画出与他有过交集的、有大体相仿经历的移民者群像，那是精神层面的刻画与展示。《唐人街的婚宴》中，刘荒田写道：“理清身世上的线索，再看婚宴，便觉得闹烘烘的喜气下面，是上一代凄凉的分离与期盼，是大时代升斗小民微不足道也可歌可泣的家史，抬眼看台上大红的‘双喜’，它不再是黄丝线绣的汉字，而是厚重无比的象征物，它蕴含着‘幸福’的全部意义。”从故国到异乡，从大洋此岸到彼岸，哪个是顺心如意的呢？婚宴上，不管席开几桌、宴请几人、菜色如何，又或不管坐在哪个位置，身边者为谁，皆挡不住酸楚之感止不住的涌起。

在这部书中，味道虽与旧金山密切相关，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诱惑着一拨又一拨、一代又一代食客，然而，究其源头，多数与华夏故土有关。故而，把《旧金山味道》视作刘荒田的故乡之书亦未尝不可。远在美国的他，回望故乡大地与过往岁月时，美食与

味道正是一条路径或者一串密码。循着它们给味蕾与内心带来的感动，乡愁是可以得到缓解的。每一次踏进熟悉的餐馆、享用熟悉的美食、品尝熟悉的味道，都是一次宽慰。如此说来，这些摸不着、看不见的味道，对刘荒田来讲就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绝对必要的存在。

在书中，刘荒田常进行今昔对比，任由笔触与思绪在过去与当下、当下与过去之间来回穿梭、兜兜转转。对比过后，沉重的慨叹便会溢满字里行间。到旧金山中国城去，路过三十几年前干过三种差使的“马车”餐馆，想起晚班调酒师同为中国人的哥顿。当初，为筹钱办婚礼，他辞去联邦法院办事员的工作，只为拿整笔退职金，而后同时干两份全工。正是在这里，刘荒田与之缔结友谊，当初两人下班后并肩默默走，清脆足音在甬道上回响。《在餐馆》一文是如此结束的：“不变的是甬道，它既把人生的昨天与今天接通，也像城市的地下水道排废水一般，供所有构成个体生命的时间流逝。”说实话，许多物与事会过时成为陈迹，美食却不会。正如刘荒田勾勒唐人街时所写的：“穿行于五花八门的汉字招牌之下，在比肩接踵的行人之中，闻得到烤鸭和烧猪的香，但那不是来自脆焦的皮，而是腔内填充料复合的气味，以葱和豆瓣酱为主体，杂以八角茴香肉桂，浓郁而不粘滞，是标准的世俗诱惑。”哪个身在旧金山的中国人，没有到过唐人街呢？不是到过一次还有下一次呢？

王充思想中的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

□秦铁柱

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小菲博士的新著《济世与利己：王充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的思想世界》（以下简称《济世与利己》），深刻剖析了王充及其著作《论衡》，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古代思想家的深邃思想、矛盾心态及其生存困境。

《济世与利己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人论世。知人，就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知道其喜怒哀乐。作者发现，《论衡》中展现出王充非常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心理。通过仔细梳理王充的生平、交游、仕宦，确认王充生命中诸多不顺的经历，再从夹杂在《论衡》一书各类论述中的不满或愤慨的情绪性文字，逐渐描绘出王充其人的人格特质：自视甚高，看不起周围的人，有很多渴望，一心想成为高官，甚至不惜在文章中直接歌功颂德。当现实满足不了渴望时，会愤愤不平、痛苦无奈。这样，就把王充还原为一个真实可感的人，而非仅仅存在于书籍中的刻板印象。

作者通过考证发现，王充曾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、都尉府掾功曹、郡五官掾、州从事等职务，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，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，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。他的仕途，主要“卡”在

了察举环节。当时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，包括个人学识、道德、才能，以及家庭出身、长吏好恶、乡里口碑等，王充在这些方面全无优势。加之清高不合群、缺少贵人相助，致使他梦想破灭。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“命论”等思想的形成。王充“命论”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命对人生的绝对支配作用。他将一切影响仕途的因素皆归于“命”，而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命的理论使王充在面对仕途不顺的现实时，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，并实现了对自身才华与品质的辩护。

论世要求研究者对当事者所处时代的各种情况了然于胸。《济世与利己》着力挖掘西汉后期到东汉初以“通人”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的兴起，以及儒家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回归状况，尝试在学术思想脉络和知识视角中把握王充的位置。作者将《论衡》中涉及的当时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环境，尤其是丧葬、祭祀、求仙、禁忌、天人感应、命、儒生文吏、圣人贤者等问题，作为王充思想的大背景，甚至其思想的直接来源。一方面，王充一生学习儒家经义，保持儒者本色，以“真”为“美”，论定是非，移风易俗，以文化人，展现了强烈的济世情怀；另一方面，作为“俗儒”的一员，王充在现实生活中

常为自己得失考虑，表现出浓烈的利己倾向。无论是以否定灾异论、肯定祥瑞论来求媚于上，还是将自己描述为最杰出的人才，背后都有一份汲汲于仕途富贵的心思，接近世俗心愿。《论衡》一书呈现的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、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双重意图，是王充作为中下层地方士人真实思想、矛盾心态、生存困境的客观反映。这种分析，注意到王充思想的重心及其心态的矛盾性、多样性、复杂性，避免了以偏概全、矫枉过正等不良倾向，这是作者的重大贡献。

就文化主体的身份而论，王充笔下的“世俗”和“儒者”本身亦难以定义。王充所言“世俗”，是一个边界经常伸缩的群体；“儒者”则一方面深受方士影响，另一方面，自儒学成为“禄利之路”后，儒者队伍鱼龙混杂，不少人在思想和行为层面接近世俗。可见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，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·芮德菲尔德的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二分法有时因过于宏大粗犷而难以适用。为此，作者提出，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小传统的互动而非区分上，关注王充所代表的中下层士人作为“大小传统的中介人”在沟通不同层次文化中的非凡作用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）

找寻生命的“绵延”

□孙嘉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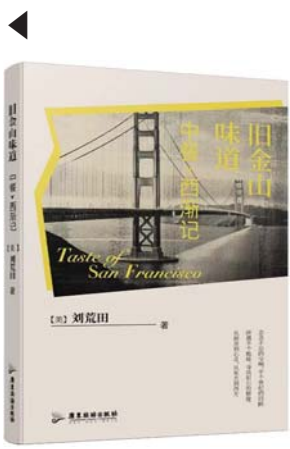
个体需要一场这样的相遇：行走在自然之间，以沉静的目光注视天地万物，面对永恒的存在不会自怜自艾，而是以其承载的精神充盈自身，从中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。这种时刻，唯有“直觉以及同情的内省”，方可达成对自然与生命的体悟。正如普罗提纳斯所言：“如果有人问大自然，问它为什么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，又如果它愿意听并愿意回答的话，则它一定会说：‘不要问我；静观万象，体会一切，正如我现在不愿开口并一向不惯于开口一样。’”在新书《灵岛之约》中，作者王川正是凭借一种沉默的“直觉”把握，才会在时间“绵延”中捕捉到自我意识与外界自然的共振，并从中寻找自己缺失的部分。生命的容量也在这种“相遇”中不断扩大，进行自我的重塑和新生，从而实现生命的“绵延”。

《灵岛之约》描绘了无数的“相遇”，无论是湾流中孤独的岛屿，葳蕤又空寂的崂山，还是作为“时间遗骨”的长城废墟，凝固着历史遗迹的陵墓庙宇，抑或一次远航途中的“盛宴”，这些所见之“物”皆被赋予一种灵性，进而在记忆中与意识的“流动”融为一体，承载着想象和情感，进入个体感知的时间。散文的自由笔触，让这种特殊的“流动”漫溢在王川目之所及的万物中，记忆与情感借由诗意的语言和非线性的叙述，进入绵密的时间之网。

“我记得初入灵山岛的那个下午。现在想来，已如隔世。”“今天回首，不是为了唤醒它们，而是在生存的沙漠里茫然四顾，以便更加确信，只有那些歇过脚的绿洲才会被时常惦记。”在“我”的记忆中，灵山岛宛如生命的“绿洲”，回忆不是简单的记忆叠加或覆盖，而是将岛屿视为灵魂的栖息之地，长存于“我”的生命和意识里。王川眼中的万物皆具有流动性，即使是由砖石筑就的长城，在他眼中也像“一条支流众多的‘北方的河’”“可以行走于它的任何‘流’段与‘时’段”，在这里，远古时空与当下在“我”的意识中重叠，时间不再是由意识状态构成的无连续性的媒介，而是记忆与想象、过去与未来互相渗透的融合体。这种流动的时间状态源于个体的生命感受，而“相遇”中的感受也使生命进入流动状态，不同的人生阶段相互融合渗透，过往经验与记忆融入当下，同时也影响着未来。下一次再与“灵岛”相遇，此刻的记忆会再次进入意识，并与那时的生命体验相融合，这正是“绵延”赋予生命的连续性和意义。

王川面对历史遗迹时追忆的人物，其真实面目和人生经历已不可见，但“他们还在身边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、听不见。正因为我们不能彼此穿越，时空的意义才能得以显现”。漫长历史与短暂个体生命的碰撞，在这些特殊的空间中上演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书写，个体生命进入了多维的存在状态，穿行于时空，获得了超越性的眼光，进而能够透视人的存在本质。王川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探寻自我的存在意义，用散文的诗性语言抒发最真实深刻的生命感受，由此阐发出作为“绵延”的生命诗学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，“这种诗意一旦发生，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2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）



《旧金山味道》
刘荒田 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美国旧金山从唐人街广式茶楼到高级食肆的人文生态，以人物命运切入，描绘出从事旧金山餐饮业移民的百态人生。



《灵岛之约》
王川 著
济南出版社

这本散文集记录了作者多年来经山海、探秘境、访幽独的四海游历，凝聚着作者对自然、历史、文化、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诗性表达。



《济世与利己：王充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的思想世界》
马小菲 著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本书以王充及其著作《论衡》为研究对象，聚焦《论衡》中关于命、天人感应、鬼神、人才四大主题的论述，揭示了王充“疾虚妄”背后蕴含的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双重重机。